

改革二十年 爱情大盘点

爱情二十年



夏长阳 著
珠海出版社

包“二奶”

朋友介绍

包“二奶”

大胆倾情

怨情

真情

露

露

私

情

坦

委

陈

情

三角恋

自由乱爱

媒体征婚

单相思

单相思

自由乱爱

三角恋

爱情二十年

夏长阳 著
珠海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情二十年/夏长阳著. — 珠海: 珠海出版社,

1999.9

ISBN 7-80607-613-1

I. 爱... II. 夏... III. 恋爱问题—中国

IV.D669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49008 号

爱情二十年

夏长阳 著

终审: 成平

责任编辑: 李一安

装帧设计: 冯建华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址: 珠海市香洲区银桦新村 47 幢 A 座二层

电话: (0756) 2515348

印刷: 广东惠阳印刷厂

开本: 850 × 1168mm 1/32

印张: 10.625 字数: 257 千字

版次: 1999 年 9 月第 1 版

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ISBN7-80607-613-1/D·14

定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退厂包换。)

目 录

- 1、萍萍，你不懂我的心
— 1979年：一个不敢爱的故事 (1)
- 2、晓霏，哥哥还在思念你
— 1980年：一个有爱心没有爱情的故事 (19)
- 3、像雾像雨又像风
— 1981年：一个糊涂的婚嫁故事 (31)
- 4、红红，让我再看你一眼
— 1982年：一个带血的爱情故事 (43)
- 5、从情人到仇人
— 1983年：一个爱情贩子的故事 (54)
- 6、不知眼泪为谁流
— 1984年：一个爱恋没商量的故事 (64)
- 7、只因爱得太晚
— 1985年：一个尴尬的爱情故事 (78)
- 8、那年冬天阳光很好
— 1986年：一个酒鬼的单相思故事 (92)
- 9、我会永远等待
— 1987年：一个若即若离的爱情故事 (109)
- 10、二十六岁的旗，坚强地在飘
— 1988年：一个被爱情骗子捉弄的故事 (125)

- 11、有情的雨有情的你
— 1989年：一个有情有侣的故事……………(142)
- 12、一场游戏一场梦
— 1990年：一个相遇在餐厅的故事……………(162)
- 13、婷婷，你是一只爱情鸟
— 1991年：一个相见恨晚的故事……………(179)
- 14、谢谢你的幼稚
— 1992年：一个充满传奇的爱情故事……………(198)
- 15、如今想来不新潮
— 1993年：一个狂热的爱情故事……………(215)
- 16、从特区来的小姐
— 1994年：用血泪写成的爱情故事……………(236)
- 17、补拍一张合影照
— 1995年：一个有缘相聚的故事……………(257)
- 18、留在我心里的痛苦温柔
— 1996年：湘江桥上蹲出来的故事……………(278)
- 19、生日玫瑰花瓣泪
— 1997年：一束红玫瑰引发的故事……………(298)
- 20、还是觉得回家好
— 1998年：一个北方姑娘的爱情故事……………(318)

其实我很爱她，但是不敢爱，因为她是一位英雄军人的未婚妻……

1、萍萍，你不懂我的心

—— 1979年：一个不敢爱的故事

假如我是哲学家，与萍萍重走乡间小路，我会将她的问话回答得淋漓尽致，可是中学时候那回，她面对苍茫的黄昏和一缕缕饱含沉沉湿气的炊烟，脸上闪出一丝淡淡的惆怅，问：长阳，我们为什么来到山里？

我先是茫然，继而发笑，她这个幼稚的问话在我心中盘旋一阵后，答道：因为这里以前没人来过，这里也需要人来！

萍萍又问：为什么这里如此偏僻落后？

我和她都是山里人，说：因为这里以前没有来开垦，一切都是原始状态。

为什么没有人来？

由于这里太偏僻，未被人发现。

如今不是有很多人？

只因来得太晚，偏僻这副石磨压得他们直不起腰，时间将他们拖得很累很累。我说完这句话，眼睛里一定闪动着哲学的悲哀。

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？

只因城市太挤，他们只有来这里。

我看不见自己脸上悲哀的神情。可萍萍忧郁的眼睛里却蒙上了泪水，陷入了一种心灵痛苦的沉默。

他们就是我们。这是我与同学萍萍中学毕业后一回耐人寻味的对话。那时我幼稚她更幼稚，都是幼稚的问答，那时我无法诠释她幼稚的奥秘。正因为这样，我和她是粉碎“四人帮”那年中学毕业当上回乡知青的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。

那回对话是1979年的春天，刚改革开放不久。那次我是到锦和镇赶集路过她村里时遇上她的。她说有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告诉我。那天她妈妈不在家，她很高兴地要拉我进屋，神色慌慌张张，左瞄右盯，生怕左邻右舍看见。说实话，毕业分手两年来，我和她只是开始通过两封信，后来没看到她来信，我也不再写信给她，仿佛雪花在无言地飘落，友情慢慢地走向淡忘。她给我舀缸山泉，说：长阳，我好痛苦呀！自从妈妈强行要我与表哥订婚后，我的生活中很快多了一种企盼，盼你忙中抽闲寄来一封信或轻轻叩响我心灵的门扉，倾诉近日的情怀，今天想不到……

你表哥在做什么？

他在广西当兵。

嫁给一位军人还不好么？

我不喜欢他，我妈却说她很好。好在哪里，无非是穿着一身老虎皮！

那时候军人很荣耀，真是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。谁家出了个军人，谁家满堂生辉，再凶再恶的人都要怕三分。因此，萍萍的母亲大约是基于这个原因，硬要将女儿订婚给她哥哥做儿媳。萍萍说表哥是近亲，不能结婚，她母亲就是不听，说某某某某是近亲结婚，不久生出跛子瞎子哑巴，香火照样很旺。母亲不听这一套，萍萍只好把眼泪往肚里流。萍萍恨我为什么不给她写信，为什么不表白……难道你将我们中学那段友情忘记得一干二净？

有没有，我始终记住毕业分别那天的情景。

萍萍笑了，笑出了柔情，笑得如花一样灿烂。

萍萍与我是大桥江公社人，毕业回家那天是班主任来送的。走出校门时，萍萍像小孩似地哭脸，在地上打滚撒娇，诉说着分别的痛苦。开始我怕同学笑话不敢拖她，在一些同学的呵斥下，我才伸手去拖她起来。一会她又滚下去，我又去拖。拖拖拉拉，哭哭滚滚，惹得许多同学大笑。我拖她走，她却迟迟挪不动步子。那时候，江口三中到公社那条路没有通班车，十五里路，整整走了两个小时。由于是分别，同学们都依依不舍的，走得很慢很慢。来到公社，夕阳静静地向西落去，留给即将离别分手的我们，只是静静的黄昏。

班主任姓陈，教我们的化学课，原是下放在我们公社的69届知青，他与公社书记很熟，才当老师几年。公社书记姓王，五十多岁，花白头发，读过古书，开会作报告，喜欢念四言八句。陈老师还是在他手里被推荐读工农兵大学当上老师的。他在上课时经常提到这位老书记，说书记有水平，能编顺口溜，几首几首地在县文化馆《幼松》油印刊物上发表，有时也有两首精彩的刊登在《湖南日报》副刊上。老书记见他送回七八个回乡知青，拍着巴掌迎接。我们被领进公社会议室，每人一杯茶。公社是一幢古老的封火屋，有两层楼。柱子有水桶大，全是杉木壁板。屋檐下雕有“龙凤呈祥”的图画，门口两边有两段毛主席语录，虽被风雨吹洗，还仍然清晰。会议室光线很暗，王书记在我眼里是模糊一团，只看见他长得高大，声音很洪亮。陈老师向他介绍完我们的情况，便请王书记作指示。我们拍完掌，王书记笑笑，随口读出一段顺口溜：

回乡知识青年，要防止和平演变；
认真学习毛选，站在斗争第一线。
学习大寨精神，苦干大干加巧干，

大办农村水利，让粮食翻上两番！

我们几位同学听着，都笑开了脸，觉得这位王书记真有水平。可是眼圈红红的萍萍，却没有一丝笑意，不时把眼光投向我。我也想到，仅仅一会儿我们就要分手了，今后要想再见上一面，是很难很难的。我回敬她两眼后，她的眼里又淌出了泪水。

那年我十八岁，她十七岁，正是多梦的年纪。她那苹果脸蛋上，嵌着一对闪亮的眼睛，脸上透着红丝丝，嫩嫩的。她用手绢擦去泪水，想说话又不敢说，只是呆呆地看着我。

王书记讲完话，同学们就各奔东西，都互相招手致意，惟独她站在老桥上不动。桥上有个木屋，屋里住着一个哑巴寡妇。萍萍好像有许多话要对我说，但是晚霞已悄然隐退，没有时间与她慢慢交谈。她见我移动脚步，立刻向我挥了挥手。我走上那座老桥，看看那个哑巴寡妇，自己笑了笑。我们在公社读初中的时候，同学都喜欢来这桥上玩，都想与这个哑巴寡妇打手势、说哑语。哑巴寡妇长得好，脑子很聪明，男人死得早，三十岁就孤孤单单过日子。萍萍看着哑巴寡妇，心里沉沉的，什么话也说不出，只是眼睛不停地晃动着，泪水扑闪闪地往外猛涌。她伸出纤细的手让我握，我紧紧地握着不放。哑巴寡妇看着我和萍萍握手，会心地笑了起来，翘起大拇指，咕罗咕罗了一阵，听不懂她说什么。我对萍萍说，回去以后多联系，每月写一封信好吗？萍萍还是不说话，只是点头。她控制不住，泪水又淌了出来。这时候，她挣脱我的手，朝桥那头走去。一步一回头，一步一挥手，我全看清了她的心思，知道了她的一切。

那个时候，谁也不谈爱情，我们知道男女结合是有爱情，但谁也不敢表白，仿佛桥上哑巴寡妇与她的男人，尽管不会说话，但是有爱情。

萍萍是很喜欢我的。在高中的两年学习时间里，我入了团，获得过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，每回老师都拿我的作文当范文读，期中期末考试，都是班上第一名。我看得出来她喜欢我，那时候我们不知道爱情是什么，许多电影书籍里都没有爱情，只知道婚姻是男女的结合。我和她相好，纯粹是一种友谊，有一种互相帮助的精神。晚上自习的时候，萍萍喜欢与我坐在一起看书做作业；每周星期三劳动课后，她就给我洗脏衣服；晚饭后散步，她喜欢同我走河边；上山砍柴，她愿意同我在一起；我家生活困难，拿不起大米，她就给我送饭票，使我度过最艰难的两年。这种种行为，让一些同学红眼，向班主任汇报，说我与萍萍在谈恋爱，影响极坏。特别是有天晚上，我与两个男同学跟她聊天，我不注意说出一句脏话，气得她哭了起来。于是有个同学去报告班主任陈老师。一会儿，陈老师板着脸孔走进教室：夏长阳，萍萍是你说哭的？我点点头，准备挨班主任一顿毒骂。谁知萍萍见老师后面躲着那个告状的同学，抬起头来，指着那个同学骂道：你说脏话，还去告别人的状，不要脸的东西！班主任转脸看那同学一眼，问：是你讲的脏话，怎么诬陷别人？那个同学据理力争，不是我，是夏长阳把她讲哭的！

班主任不理睬他，旋即走出了教室。后来，那个同学气得直骂娘火，很想揍萍萍一顿，但又怕我帮忙，不敢动手，只是骂骂罢了。事后我问萍萍，本来是我说出一句脏话你怎么嫁祸给他？萍萍说谁叫他当汉奸？我只是哭哭，不想责怪你，他去告状，你不有一顿毒骂才怪哩！

分手那天，我到家刚赶上吃晚饭。她比我的路程还远，回到家里，天可能全黑尽，如果今晚还在一起的话，我会把心掏给她的。唉——！

有一天，我在学校洗脸的地方洗衣服。本来她说给我洗，我

怕同学笑话，自己端着脸盆去洗。那是星期六下午，学校要出黑板报，我和她都没有回家。午后的阳光很大，她躺在寝室床上，拿着一个小圆镜，借着强烈的阳光把反射的光芒照向我，刺得我睁不开眼睛。开始我不知道是她，东躲西避，光芒始终离不开我的双眼。折腾一阵，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传进我耳朵。循声望去，只见她立在二楼寝室走廊上，还在晃动着小圆镜。我看见她后，她跑下楼来，笑了笑说：你会洗什么衣服？接着，她从我手中抢过衣服，几搓几洗，一会儿全洗好了。洗好衣服，她邀我去看电影。我不想跟她去，可她硬要拉我去。电影院放着故事片《甜蜜的事业》，她哪有心思看银幕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直望着我，有时还咧嘴笑出声来。电影快放完时，她突然抱着我的脸，轻轻地吻了一下。我仿佛触电一般，全身麻木得说不出话来。什么时候走出电影院回到学校，我都没有记忆……

回忆这些，常常使我在遐想中度过。我始终珍藏着那个爱情的初吻。那是一个终身的回忆。我总觉得我应该属于她，但往事如烟如梦，渴望的脚步总是缓缓地踱着，迈不出大步来。

她见我沉思中醒来，问：长阳，你还没吃点心么？

我是没有吃，但装作吃过的样子，点点头：我在锦和吃过了！你骗我，你一定没有吃。我去给你下面条，吃饱好赶路。

我不再吭声。我跟着她走进厨房，推开门一听，一阵泉水叮咚声传进耳朵里。仔细一看，一口大水缸上架着一根楠竹筒，伸向窗外，小小的一股泉水，顺着竹筒流进水缸，发着叮叮咚咚的声音。水好清好清，只见她用勺子舀着很多很多的泉水，倒进锅里，叮叮当地洗着碗，夹杂着泉水叮咚，仿佛在深山弹奏着一曲美丽动听的乐曲。她一边洗着碗一边看我，问：长阳，这两年我实在难熬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

我告诉她在大队当支书兼会计，天天和大队书记下去检查工

作，晚上组织社员学习，工作很忙。

嘻，你还身兼多职。两年来，你有什么收获？

我又告诉她跟着大队书记上上下下，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喝酒。看着萍萍这间厨房，又让我想起最初醉酒在大队牧场的那天夜里。场长有个女儿，十九岁，大队书记说介绍给我，于是那晚在牧场吃饭。那是夏天，大队牧场很凉爽，时时刻刻有山风吹来，屋下有一条山涧，流着小小的一股水，也很凉，因此成为大队干部的避暑胜地。屋背是一大块肥沃的沙地，种有很好的一块香瓜甜瓜。这天正逢牧场杀猪，场长悄悄地告诉书记去喝酒，书记借故说去牧场检查工作，要我去了解生产进度情况，便于上报公社。路上他就说场长女儿不错，小小年纪，里里外外都会做，是一把当家好手，我想介绍给你，你说行么？

我见过场长的女儿，高个子，宽脸膛，翘嘴巴，大眼睛，长长的头发又黑又粗，腰大腿大脚极大，说话嗓门大，说出来的话像刀劈似的，成方成块，一点不温柔。我虽然到过很多回牧场，她也大大方方地跟我说笑，热热情情地给我装饭舀水，但都激不起我的兴趣。书记提起这事，我十分茫然，默思一阵，回答道：我还年轻，不想过早地订婚！

今年二十岁吧？

对。

你知道我多大年纪结婚吗？

我摇摇头，说不知道。

十八岁结婚，二十岁当父亲。你现在订好婚，二十二岁结婚，二十三岁当父亲。早栽树早开花嘛！

我摇着头不说话。

走进牧场，太阳刚偏西不久，几道阳光从屋后树林闪射进来，把堂屋照得通亮。桌上早已摆着一盆削掉皮的香瓜，全是呈

绿色的肉。瓜肉上拌有很多白糖，满屋充溢着香甜味。厨房里正忙着，一股股肉香油味扑鼻而来。场长见我们到来，忙要女儿给我们搬凳、点烟和递棕蒲扇，笑笑地问：路上很热呀？

我点点头，礼节性地回敬她一笑。

饭菜很快做好。肚子饿了，我们就猛吃。书记和场长很会喝酒，他们对饮；场长要他女儿陪我喝，我们只是慢慢地啑着，不一会，我不知不觉地醉得不省人事。等我醒来，已是后半夜，只听见屋外有风。睁开双眼一看，场长女儿坐在我身边，还在为我轻轻地摇着蒲扇，但眼睛是微微闭着。我问她书记在哪里？她见我醒来，笑笑地答着：书记早回家了。

你爸爸呢？

书记有点醉，爸爸送他还没回来。

我看看手表，时间已是凌晨3时，窗外还很黑，那盏煤油灯还一闪一闪地亮着。

长阳，你不会喝酒呀！

我从来不喝酒，这是头一回。

长阳，昨晚你吐得很凶，吓死人了！

我扬起头往床下一看，地上都是湿湿的，全是用拖把洗得干干净净。我看她一眼，说谢谢她，她笑笑，伸手拿毛巾给我抹脸擦嘴巴。屋里很静，仅仅只有我和她。那夜我筋疲力尽，连扬手的力气都没有。她不时地摸着我的脑门，见我出着匝匝虚汗，问：你想吃东西么？

嘴里乏味极了，有点干渴。她舀来一缸早晨的清泉，端来一碗用白糖新拌的香瓜：长阳，你吃点东西。

我先喝下那缸山泉，觉得那水很甜很纯净，像没有遭到践踏的乡村少女。

吃完东西，我要她去睡，她很听话，吹灭煤油灯，回自己房

里去了……

这是梦境。从梦中回来，眼光转向萍萍，她已经为我下好面条，端上堂屋饭桌，一缸凉凉的山泉水摆在面条旁边，催道：长阳，肚子饿了，快吃呀！

我一时抬起头，这不是场长女儿，萍萍是我要好的同学，只见她将面条搅匀，姿势很动人，递到我眼前，见我迟迟不接，连忙又放下，问：长阳，你呆什么呀！那声音悦耳动听。我终于忍不住，抱着她吻了起来。吻过后，她淌出了眼泪。两年的离情别绪，好像有了归宿，那所有的焦虑和苦涩，一下烟消云散。她好兴奋地抱着我不放，哭泣道：长阳，我真的不喜欢那个表哥，是妈妈强迫的！

听到那个军人表哥，我猛地推开她，说：他是军人呀！

军人和爱情是两码事。我爱他，我们俩才有爱情，才能闪出爱情火花，你说的是吗？

……

我没有表态，觉得她这番话像一首缥缈的歌，回荡在这寂静的山谷里，很少有人听到。因此带给我的只是一个梦幻奇特的感受。这时候，我突然想起她的母亲来，问：萍萍，你妈妈呢？

她去怀化部队医院看望他（表哥），这回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，他受轻伤在怀化部队医院治疗，妈要我去，我借故身体不舒服不能去，昨天她自己坐车去怀化，有好几天才能回来。

他受伤了？

萍萍笑笑地点点头，一头钻进睡房好久不出来。眼看天色不早，还有十华里路，趁早赶路回家。见我起身告辞，她从睡房出来，提着一包东西，说：长阳，你是头回来我家，没有好东西打发给你，这是一条黄色军裤和两双鞋垫，你拿回去用用，算是我的心意嘛。

我推着不要，她眼里冒出泪花，只好接到手上来。她一边送一边说：夏长阳，你还没订婚，千万要慎重，这是终身大事，夫妻要合得来，如果合不来，一辈子痛苦，我和表哥的婚事，迟早会吹的，强扭的瓜儿不甜！

经她这一撩拨，蓦然使我想起场长的女儿。大队书记天天说给我做媒，将场长女儿讲给我，幸好我没有答应，在我心中，场长的女儿傻乎乎的，一天到晚呆在深山老林中，听溪水潺潺，看灌木丛林，与饲养的十几头猪为伴，呆头呆脑，不知外面世界是什么模样。

萍萍送我到山坳，看看眼前这条羊肠小路，望望四周村寨低矮的木屋，听听从村寨传来的公鸡鸣声，心里很沉地间我们为什么来到山里，才有开头那段对白。坳上有一棵古柏树，孤单单的，树下有个小土地屋和一块分路碑。土地屋里摆着两双红纸小鞋，烧有纸钱灰和一些香棍。树身贴着一张红纸，写有顺口溜：

天惶惶，地惶惶，
我家有个夜哭郎，
过路君子读一遍，
一觉睡到大天光。

我知道这是为爱吵夜的娃儿所做的。小时候母亲为我也这样做过，但我照样夜里哭。这并不是病，而是娃儿肚子饿哭泣闹的。那时候乡下穷，娃儿没有多吃的东西，做母亲的只好这样去做。这是一种精神寄托。萍萍眼看我快要离开她，将一副垂头丧气的神情甩给我，低声地问：长阳，今夜不回去好么？

回去，大队还要开会。

长阳，你胆子真小。

我不赞成她这样评判，摇摇头，说：我不是胆子小，是你……

我没有将话说完，她插断着说：不是我情愿的，是我母亲强迫的！

萍萍，他是个军人，又参加过今年2月对越反击战。他受伤住院，一定是个英雄，你应该去看看。

不——！萍萍听到这里，大声说不。过后，一滴滴泪水扑闪闪地流淌出来，一手抱着我：长阳，我们订婚吧！

萍萍，你不懂我的心。他是军人，谁敢夺走军人的未婚妻？谁又敢向军人未婚妻抛撒情种？

不——！我要退婚，坚决退婚！

此时，山下有人上来，我忙挣脱她的手，可她死死抱着：不，我不让你走！

萍萍，山下有人来。

萍萍听到有人，立刻松开了手，擦干眼泪，对着我笑。等过路人走后，她用一双渴求的目光，问：长阳，你能再吻我一遍么？

我点点头，看看四周没人，把手张开，慢慢地朝她抱去。谁知她双手用力抱住我，往下一压，跌倒在草地上打滚……

一阵过后，我站起来，拍掉身上渣滓，一步一步地离开她。她眼泪汪汪地哭泣着，说：长阳，你等着我退婚的消息吧！

我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山风呼啦啦吹着，将古柏树枝摇动起来，它好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，发着铜钟般的声音：你们这对年轻人不能这样呀！你这个男青年不能拆散人家姻缘呀！人家是保家卫国的英雄，是最可爱的人！

我走下山坳，萍萍还站着不动，抓着手帕的手不停地往脸上揩着……

回到家里，早已是暮色苍茫了，还隐隐约约看见山上用锄头刨出石灰浆刷的“为实现四个现代而奋斗”和“人不犯我，我不

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等标语。山村的一缕缕炊烟，饱含着沉沉的湿气，盘旋在山窝里，暮气显得十分的厚重。我吃好晚饭，队长的屋里已经点亮两盏煤油灯，社员陆陆续续到齐，公社通知今晚召开全队社员大会，组织学习《人民日报》刊登的张志新烈士的事迹，学习她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和宁死不屈的精神，愤怒声讨“四人帮”的滔天罪行。开完会回来，本是很疲劳，可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在朦朦胧胧的记忆中，我还回想出许多与她在了一起吃饭、坐拖拉机、上山砍柴等有情调的生活小事，觉得她真正地喜欢我。一个星期天下午，我们相约在公社门口等，一起步行到学校。那天我家里有事，很晚才赶到相约地点。她是很早到达的，她没有责怪我，满脸微笑地给我提大米。怕天黑，赶不上学校晚自习，顺手拦截一辆拖拉机。车到学校附近，她见一对男女坐在河边，问我他们在干什么？我说在说话，她又看我一眼问在说什么？我摇摇头，接着她嘿嘿嘿地笑起来，在我身上抓摸一阵后又笑：长阳，你是个可爱的孩子！她是很喜欢我的，可是今天她已经与一位对越反击战英雄订婚。那个年代，谁又敢向军人未婚妻……由此我畏缩起来，赶快忘掉她，让她与那位英雄军人共渡爱河……

一个月后，我接到她的来信，我没有回。信上告诉我她表哥的腿已经致残，但能走路，等伤好后准备回县工作，母亲很高兴，说能嫁给他算我有福气。说实话，表哥长得英俊，有初中文化，不知什么就是不喜欢他，看见他心里就烦。烦不烦，萍萍，你已经是他的人，谁叫你来到这原始的山里？

不久，萍萍又给我来过一封信，说她下决心与表哥退婚。但是这些日子，常常遭到母亲大骂，还说要来找你麻烦。我说他是我同学，与他无关。如果你去找他麻烦，我就坚决嫁给他，他比表哥不知要强多少倍！母亲被我气得吃不下饭，口口声声说他